

纪念建党九十周年原创长篇小说系列

空中有切变风

杜玉舒◎著



APRIL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纪念建党九十周年原创长篇小说系列

空中有切变风

杜玉舒◎著

Kongzhong You Qiebianfeng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中有切变风 / 杜玉舒著. —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396-3780-8

I. ①空… II. ①杜…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46313 号

出 版 人: 朱寒冬

责任编辑: 汪爱武

装帧设计: 许含章 张兆忻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3533889

印 制: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551)5859128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33.25 字数: 620 千字

版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此书献给为捍卫祖国的

领空安全奉献着青春和热血的人，

深切怀念因空难或空战而牺牲的英魂。

第一章

01

“轰隆……”雷声？

“哗……”哟！下雨了。

猛然间，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揉了揉眼睛，急忙起身拎着枪，向夜幕中行进的大部队赶去。

哎呀，不好！我们连队的人呢？借着闪电，我发现，匆匆而过的队伍中，全都是生面孔——糟糕，掉队了！

行军中的小休息，这么点儿工夫，怎么竟睡着了呢？记得那会儿，我看见路边有棵树，于是离开队伍走了过去，坐在地上靠着树干，这样就可以舒坦一些了。

想舒坦，现在好了吧？连队出发了，你却没听见口令声，竟然睡着了，如果不是这惊魂的雷声，如果不是这倾盆而降的雨水，你、你小子还在梦里呢，真浑呀你！我后悔极了，不停地责骂着自己。

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赶紧往前赶吧。可是，还能赶得上吗？行军前，老兵们不是用手在裤裆前边比画边说过的吗，“新兵蛋子，记住了，急行军中就是尿急了也不能站下，要边走边尿，否则就有可能掉队。一旦你掉了队，哪怕掉得不远，呵呵，那也赶不上趟了，只能在后面等着被收容，丢人现眼喽。”

“天明！”

突然，一个身影逆着行军方向朝我奔了过来。

哦？是陈志。“陈志！”我赶紧大声喊起来。

“哎呀，天明，你怎么没听见出发的口令呢？”陈志跑到我的身边，拽着我的胳膊，喘着粗气，“快、快走……怪我、怪我，我以为、以为你听见了口令跟上了呢。空中亮起了闪电，我才发现、发现队伍里没、没有你，我就……”

“咱连队走多远了？”

“远倒是不太远，不过，这会儿该有里把地了，够咱们撵的啦。别说了，咱们



第一章

001

得赶紧点。”

“好。”

闪电下，一拨又一拨陌生的队伍从我俩的眼前匆匆走过……

“天明，咱再快一点。”一路上，陈志拽着我的胳膊，不断地催促着。

陈志这会儿的状态比我好，起码，他的脚上没怎么打泡。在这种吃苦受累的磨砺中，我确实比不上人家陈志。我拽着陈志，挪动着好像已经和自己身体分离开来的两条腿，忍着脚底血泡钻心的疼痛，艰难地向前走着。我很想走得快一些，可总也走不快。我心急如焚、万般无奈，甚至都想哭。

从豫北的水冶镇营房出发，也不过十来天的时间，我们部队就已经走过了林县、鹤壁、焦作、新乡等许多城镇和乡村，弯弯曲曲，由北向南，穿越了半个河南省。谁能想到，转眼间已经徒步行进了上千里地，眼看着就要走到黄河岸边了。

算算当兵也快一年了，可老兵们一直叫我“小孩”。想想也是，年龄太小，刚满16周岁。陈志比我也就大一岁。说实在的，如果这会儿没来当兵，我俩也不过还是孩子，是正在地方上念高中一年级的学生呢。

又一股行军的队伍从身旁急匆匆地超越了过去。雨下得更大了，路面异常湿滑。我一不留神，脚下一滑，哧溜一下摔滚到路旁的土坡下。脚腕发出一阵钻心的疼痛——我真担心，这会儿可别崴着脚了。

“快，抓住我的手。”陈志把手伸过来。

我抓住陈志的手，踩着土坡，向路面上跨去。雨水顺着土坡哗哗流淌，土坡边全是稀泥，陈志也被我拖累着滑下来，两人都摔倒在土坡下的泥水中。

“谁？哪部分的？”一道手电光扫过来。随后，一只手伸向了我們。

我们顾不得谦虚了，只能尴尬地抓住伸过来的手，踩着湿滑的稀泥狼狈地迈上了土坡。“三团七连的。”我沮丧地说。

“三团七连的？”借着电筒的光线，隐约看见拽我们的是一名个子高高的、脸颊瘦瘦的身背手枪的干部，“那你俩赶紧吧，今晚行军你们团是前卫，我们二团跟在你们团的后边。现在这会儿，你们团恐怕已经过了前面的大桥了。”

“好家伙，这两小子一掉队就掉了好几里地呢。”夹道而行的队伍里，有人高声叫了起来。

“哈哈……”众人一阵哄笑。

“轰隆！”一声响雷，笑声戛然而止。这些人也顾不得和我们逗乐了，纷纷将雨衣裹紧，匆匆向前赶路。

“小伙子，是空军学员吧？”将我们从土坡下拽上来的那位瘦高个问道。

“是的。”陈志说。

“我说你俩啊，实在不行就别勉强啦，收容车就在后面。”瘦高个友善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往前紧跑了几步，消失在雨幕中。

“天明，脚没崴着吧？”

“还好，没崴着。”

“那就快走吧，别真赶不上趟了。”在陈志的催促下，我俩搀扶着，穿行在两边的陌生队伍中，紧赶慢赶地向前走去。

如果真的赶不上自己的连队了，会有什么结果呢？那我在这次拉练中，就出大洋相了，不仅丢人现眼，而且，还连累了人家陈志。

“谁草包，谁好汉，千里拉练比比看！”行军前连队动员大会上，漆宝祥脖颈鼓暴着青筋，扯着大嗓门代表我们空军学员表决心的这通发言，不仅得到了陆军首长的表扬，还传到了我们长春空军预备学校，传到了北京，还作为新闻上了《空军报》呢。

我觉得，眼下的我就是他所说的“草包”。如果真的赶不上队伍了，那，还不被他笑话死了。

“鲁天明！陈志！”远处，又一道手电光在公路上逡巡着，一个身影急切地高喊着，由远而近向我们奔了过来。

哦？是王连理，是我和陈志所在的陆军班里的老兵。

“你俩咋回事？啊？！”王连理跑到我们跟前，怒气冲天地吼道。

“队伍出发后，我看鲁天明没跟上，就跑回来接他一下。”陈志说。

王连理的手电光照在我的脸上，用手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没好气地问道：“你咋没跟上呢？”

“我、我没听见出发的口令，我……”

“打盹了吧？看你那熊样，叫你坐收容车，咋不坐呢？啊？奶奶个熊。”王连理恨恨地吼着，吼完了我又吼向陈志，“还有你，他掉了队，你咋不报告？”

陈志没吭声。

白天行军出发前就通知了，部队今夜不宿营，要连续行军一百多公里直达目的地——黄河北岸的古城滩。老兵们都知道，每次拉练到达目的地的最后一天一定是白天黑夜连续强行军，又叫“奔袭”——这是传统。

下午行军时，团里的收容卡车路过连队，连长让各班劝空军学员们上车。连长走到我们班，说：“鲁天明，你这个小鬼的脚丫子磨出了不少血泡，年龄又小。怎么样？你带个头蛮，先上车，好不好晒？还有其他的小鬼，也上车……”

我怎么能上收容车呢？于是摇摇脑袋拒绝了连长的好意。

“让你们上收容车你们不上，害得俺还要回头来找你们。俺还挨了指导员



的熊。奶奶的!”王连理愤愤地说着,“来!枪给我!”王连理不由分说,一把拽走了我背包上的“半自动”,横搭在他自己的背包上——那上面,除了他的冲锋枪外,还搭着不知是谁的另一支“半自动”。

“鲁天明,你拽紧我的背包绳!陈志,你跟在鲁天明的身后。走!”王连理大声命令道。

雨渐渐小了,闪电仍跳跃在天空中,照亮着夜空下蜿蜒于豫北平原上的这支上万人的行军队伍。

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大部队分成两路单行纵队,蹚着泥浆,沿着公路两侧向南挺进。

我们三人突兀地走在两边队伍的中央,一看就知道,这是前面掉队的。

王连理个头不高、圆盘大脸、五短身材、黝黑的皮肤,胳膊和大腿粗壮有力,有点像一名摔跤运动员。他的步伐很快,不时向我俩喊道:“快点,再快点!”

行军队伍中,我们这样的三人组合,就是一幅很有说道的画面了。你瞧,走在前面的王连理无疑是拖犁的。他的背包上横架着三支枪,双手围在胸前,绷紧了从背包上圈到胸前的三根枪带,弓着身,用力挪动着双腿,奋勇前进,似乎不知道什么叫累似的——像一头正在耕耘的犟牛。

王连理背包上横搭的三支枪,一支是56式冲锋枪,号称“全自动”。在陆军当过兵的人都知道,只要看见背这种枪的人就知道此人官衔是步兵班长(说明一下,王连理不是班长,也不是副班长,他只是一个老兵。拉练前,副班长被抽到武汉军区“郭兴福教学法”集训队去了,由他暂时代理副班长)。背包上架的另外两支枪是半自动步枪,是战士们使用的枪,一看就知道,这是替别人背的两支枪——好家伙,如此消耗体能的强行军中,竟然还替他人承担着如此的重负——绝对的好人好事啊,这可是立功的表现。

画面的第二个角色就是我了。我的枪被王连理“夺”去了,只背着个背包,一只手拽着王连理的背包带,身后还不时地被陈志用手推着……为减轻脚底血泡的疼痛,我用双脚的外侧触地,艰难地挪动着步伐,一跛一瘸地行进着。旁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新兵,或者,是一个没受过锻炼、怕苦怕累的城市兵——野营拉练中的弱者形象。用老兵们的河南话说,就是熊包!

陈志的形象还可以。起码,枪是自己背着。另外,他在我身后还不时地推上我一把——这也是帮助同志的好人好事啊,搞得好,也是有可能受到嘉奖,至少弄个表扬什么的。

我的双脚在行军的第一天就磨出来好几个血泡,以后,越磨越多。每当宿营

时,班里的陆军老兵用热水为我泡脚,再用马尾巴毛将泡刺穿。据他们说,这个方法很灵。拉练前刚开完动员会,班里的老兵就跑到拥有众多马匹的炮营讨来了一小撮马尾巴毛,用小本子夹好,放进挎包里,说是给没经过拉练锻炼的新战友准备的——他们所说的新战友,就是我们这些从长春空军预备学校来陆军锻炼的学员。

拉练前,陆军首长曾向我们的预校提建议说,空军学员就不参加这次的长途行军了吧,以免损伤身体,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我们预校首长没有接受陆军的好意。传达到我们耳朵里的指示是:空军飞行学员专门送到陆军去当兵锻炼,就是要消除这些青年学生身上的“骄”、“娇”二气,培养他们吃苦耐劳和勇敢顽强的作风。这个办法,是我们空军的老领导刘亚楼司令员生前(去年我们刚入伍时,这位可敬的首长已经不幸去世了)就定下来的培养飞行员的重要举措。

好家伙,传达了这番指示后,大伙儿都不敢吭声了。“即使是刀山,你也得过。你想遨游天空,不下地狱,行吗?”这是吴三喜拉练前,和我一起溜到营房后边半山坡上的那片柿子林里,坐在我们没事常去的那块青石板上说的。

“我说你小子属猴子的,说变就变。你不是说咱们都是千里挑一,什么祖国的宝贵财富,参加拉练能走成平脚板,将来要影响飞行训练的,起码跳伞就不合格了,脚踝会开裂。是不是你说的,啊?”

我扑上去,假装掐住了他的喉咙。“我掐死你。”

“别、别闹了,咳、咳,”吴三喜挣开了我,坐起身,喘着气说,“军令如山倒,你有什么法子?咳、咳,谁、谁叫咱们、想、想当、当飞行员呢?”

想想也是,唐僧师徒四人为了取到真经,还万水千山地吃了那么多的苦。你想飞上天,不吃点苦,行吗?

拉练前,军、师、团首长下达了一条指令,行军中,空军学员走不下来的一律不勉强,可以坐收客车,不算掉队,不影响评“五好”——说是这样说,可谁愿意被收容呢?

说真的,此刻,如果不是人家老兵王连理,我这会儿肯定已经丑陋无比地坐在收客车上。为此,我不由得从心里感激他。在他有力的拖拽下,我们的“三人组合”一路上简直就是在小跑,不断地超越过两边陌生的队伍,终于在大桥头迎上了等候在那里的指导员一行。

“指导员,我把他俩给找回来了。”王连理报告说。

指导员二话没说,指挥通讯员和卫生员干脆把我和陈志的背包都给“抢”了,架着我继续飞快前进。

总算赶上了连队。指导员问我:“鲁天明,还能走吗?”



“行，我能走。”惭愧和感动让我的这句话脱口而出。

“王连理，你给我听好了，再丢了空军学员我拿你是问！”指导员甩了一句狠话，又让通讯员和卫生员将背包还给我和陈志，枪也让王连理还给我，看着我们仨归入了行军的行列。

我知道指导员是个好人，他非常理解我们这些学员都很爱面子的那点儿心事。

雨停了。月亮从云中慢慢地飘了出来，大地又洒满了银光。

02

“原地休息。”口令从前面传过来。部队停下了脚步，像一列长长的火车喘息着缓缓地停在了公路上。

“哎，还拽着俺干啥？累傻啦？”王连理骂道。

我不好意思，赶紧松开了仍然抓在他背包带上的手——大概真的是累傻了，不知怎么回事，他走到路边的树丛里撒尿，我居然还拽着他的背包带跟了过去。

王连理居然还让我拽着他的背包带。我觉得自己的腿和脚都已经不是自己的了；脑袋发木，呆呆地，好像也没长在自己的肩膀上。

王连理那夸张的撒尿声引起了我的尿急，赶紧的，我也加入了撒尿的行列。

“鲁天明，俺让你不穿裤头，咋样？嗯？”王连理尿完抖动了几下收起家伙。

“是的，是的，”我知道他的教导瘾又犯了，连忙说，“感谢你对我的帮助，要不是你，今晚非掉队不可，要出丑了。”

王连理是河南固始人，1961年的老兵。这个部队目前可称为老兵的就是指他们这一拨的。这批老兵中有不少人居然不识字，有的连自己的名字如何书写还是入伍时武装部的人苦口婆心现教的呢。

当了解放军还不识字？刚到陆军时，这个现象引起了我们不小的吃惊。为此，空军驻陆军代表——我们在预校学员中队的李指导员专门组织我们学习讨论，要端正态度，克服看不起工农战士的思想。

“不识字怎么啦？董存瑞、黄继光识几个字？”李指导员还大声告诉我们，“空军的许多战斗英雄就是放牛娃！”

王连理到底识字与否，一直弄不清楚。我估计，恐怕真的识不了几个字，近似文盲。理由是：首先，他从来不读报纸，也不看黑板报；其次，有一次，我无意中发现了在他的笔记本隐秘处，有两段文字，一段是家书，很简短，上面写道：“姐，你好，我是连理，家里都好吧？我在部队很好，你们放心……连理，××年×月×



日。”另一段是请假条，“请假条，兹有九班王连理，请假去水冶镇街上购买生活日用品……”窥到这两段文字，我清楚了，当需要写家书或写请假条的时候，王连理会背着众人，一笔一画地把这几个字模仿下来。

可他总喜欢在军装的上衣口袋里，规规矩矩地插上一支粗黑崭新的“新农村”牌钢笔，还用口罩带子系住钢笔帽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以免“摸爬滚打”时给弄丢了。每次学习，他都会拿出这支钢笔和这个笔记本，摊在腿上，做出记录的样子，实际上啥也没写。

别人都在笑话他，他装作听不见。他认为凭资格自己早就该当班长啦，至少当个副班长吧。可每次都轮不上他。好容易遇到了临时代理的机会，好家伙，嗓门吼得比谁都大。在他们1961年兵中，没人拿他当数。我们来到七连时，1961年兵中连个副班长都没当上的就他一人了。我和陈志分在他们班，因为战士们拿他不吃劲，他的“老资格”也只能在我和陈志的头上发挥发挥。每当有新的训练科目，他都要教导我们一番。

这次拉练前，他又教导我们：“长途行军不能穿裤衩，军裤里面要光屁股。”我俩嬉笑了一番，没听他的。结果，第一天走下来，也就走了不到50公里，我和陈志的裆下都被抽缩到大腿根的裤衩磨出斑斑血痕。

“奶奶个熊，有本事明天还穿，蛋磨掉了看你们还怎么娶媳妇！”骂归骂，王连理及时叫来了卫生员，往我们那上面擦了些碘酒。碘酒像辣椒油似的，火辣辣地疼得我俩嘴都歪了。他叫我俩不要穿裤子，光着屁股透透风，让碘酒挥发挥发，还替我俩打来了饭。

他就是这样的人，心直口快的家伙，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从不顾忌别人的感受。老兵们都烦他。不过，谁要是愿意接受他的教导，他会把心掏出来给你。

通讯员通知班长到前面开会。月光下，连长和指导员正站在公路中间等候着。

“马上要急行军了。你们信不信？”王连理只是个代理副班长，没资格参加会议，他眼馋地目送着参加会议的班长廖云峰的背影，对着我和陈志说。

连里的开会很简单，是站在公路中间开的，连长和指导员挥舞着手臂没向班长、排长们交代几句，会议就结束了。廖云峰散会回来招呼全班靠拢一些，传达了上级的命令——果然如王连理所料，上级命令我团急行军40公里，中途不许休息，天亮前必须赶到古城滩。现在的时间是凌晨3点，离天亮已经不到3个小时了。

廖云峰说，连里要求各班把空军学员照顾好，他们的装备全部由班里分掉。



不能让他们掉队,更不能受伤。

月光下,全连一下子骚动起来——学员们拼命地护住自己的背包和枪支装备,躲闪着老兵们的生拽活抢。最引人注目的又是漆宝祥,只见他勒紧全副装备,背包上好像还不止架了一支枪,左右腾挪着,极力阻挡着老兵们的好意。突然,他甩开了老兵的围堵,向前面公路快速奔去。

“算了,算了。”连长挥挥手,制止了围追漆宝祥的老兵们。

指导员走到公路中间向散落在两旁的队伍说:“同志们,大家都看到了,看到了来厄(我)们连队锻炼的空军学员在这次拉练中的表现。他们的表现咋样呢?要厄说,很好,很坚强,很过硬呢!”停顿了一下,“同志们啊,厄们国家选拔和培养一名空军飞行员是多么不容易啊,要花多大的代价啊……”指导员有些激动,“厄和连长都参加过抗美援朝,那时候美国鬼子的飞机每天在厄们的头上耀武扬威,如果那时候厄们也有强大的空军,厄们有多少战友就不会牺牲在朝鲜啦……来厄们连锻炼的空军学员,个个是好样的。厄们为他们高兴,为他们自豪,为厄们的空军骄傲。”

指导员姓杨,陕西关中人,高高的个子、红红的脸膛,说起话来把“我”念成“厄”,语调高昂,一句一顿,颇有秦腔风采,挺能鼓动人的。

“向……”廖班长想带头喊口号,排长挥挥手,没让他喊。他一手做捂嘴状,一手摇摆着表示歉意——这是夜间行军,不能有太大的动静。

“大家都看到了,空军学员中五班的漆宝祥同志、三班的朱家全同志、六班的齐……齐什么来着……”指导员继续说着。

“齐美善!”六班战士喊了起来。

“对,齐美善同志,还有许多同志,在这里,厄就不一一点名了。他们来到厄们陆军也就半年多时间吧,啊,老张?”指导员向连长核对着学员来连队的时间。

“也就六七个月蛮,去年11月天都冷了,从安阳接来的蛮。”操着浓浓的四川口音的张连长答道。

“同志们想一想,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这些空军学员和厄们打成一片,他们的政治思想、三八作风、军事训练取得了多么大的进步啊!在这次拉练中,有些同志,像刚才提到的漆宝祥等同志,就是厄们‘硬骨头六连’部队的硬骨头战士,是毛主席的好战士!”

说明一下,“硬骨头六连”并不是我们锻炼所在的连队,也不属于我们所在的步兵三团,是步兵一团的六连,和我们同属一个师:解放军步兵第一师——呵呵,也就是“天下第一师”啦,对吧。大比武时,国防部授予一团六连“硬骨头六连”的光荣称号,在全军声威大震。我们从长春来陆军前,能到一师锻炼,到“硬



骨头六连”所在的部队锻炼,这在预校首长的动员报告中,是一个大大的话题呢。

“还有九班的鲁天明同志。”指导员话锋一转,嗯?说到我了。“这个同志啊才16岁,还是个娃呢。他的父母为咱新中国流过血。他出生在这样的干部家庭里,生活条件优越,但他同样不怕苦,坚持行军,不坐收容车,没有掉队。很不容易啊,同志们……”

指导员的一番表扬并没有让我兴奋。此时,除了无比羞愧,就是万分不安——下面那40公里的急行军,对我来说,该如何是好?

我和陈志,也和班里的老兵们争执了一番,最终妥协下来,我和陈志的枪、手榴弹、粮食袋都被老兵们代劳了。背包还在自己身上,算有点儿面子。

“一口气奔袭40公里,咱们能行吗?”我对陈志小声嘀咕着。

“有什么办法呢?唉!”陈志轻叹了口气,“尽量坚持吧,都最后一天了。”

接下来,班长督促大家整顿装备,扎紧松塌的背包带、鞋带,抓紧大小便,啃干粮。

许多天来,军装上反复湿透的汗水被太阳不断地晒出了许多块状的白色碱斑,再经过雨水的冲刷,变得更加斑斓,黄白黑绿,就像后来出现的迷彩服。此时,这“迷彩服”紧贴在皮肤上,黏唧唧、硬邦邦的,给我们带来难以言状痛苦,但也只能咬着牙,随他去了。

天边,三颗绿色信号弹升上夜空。

连长一挥手,带着步谈机手、通讯员大步走在全连的最前面。指导员带着卫生员、文书和炊事班断后。全连从路两边迅速汇拢到公路中央——急行军开始了。

月亮不知躲到哪儿去了。天空黑漆漆的,只能偶尔看见村庄里星星点点鬼火般的灯光。远处的铁路上,不时有风驰电掣般的列车从上面开过……列车轰鸣着、张扬着,车灯射出的光柱肆无忌惮地撕开前方的夜幕。长长的旅客列车,一节又一节的车厢窗口,无不炫耀地向铁路两边倾泻出明亮的灯光——让我们这些在黑暗中跋涉的汉子们眼馋。

一开始的行军速度我还能忍受,但逐渐就不行了。队伍越走越快,“跟上!跟上!”的口令不断地传来,渐渐地,部队竟然跑了起来。

这是夜间,上万人的大部队在公路上奔跑起来的脚步声,如一股轰隆隆的雷声,惊得四下里的村庄一片狗吠。就像电影《南征北战》里的场景——“抢占将军庙,跟上!”,对,就像那个场景。

当然,小时候我看到电影中抢占将军庙时,激动万分,只知道傻乎乎地鼓掌,压根儿也没想过,如果给你来真的,你能跑得下来吗?

现在我觉得,人生的道路真是很难看清楚。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世上没有后悔药卖。我们报名当飞行员,多浪漫啊,可谁能想到要让我们到这“天下第一师”来吃这般苦呢?我急促地喘着气,眼看着呼吸就要接不上了。我心慌意乱地盘算着:是不是该向班长喊叫一声“我不行了”呢?

就在我行将崩溃的时候,忽然,廖班长、王连理和几个战士伸出手来,一把架住了我,也架住了陈志,前拽后推,簇拥着我俩前进。

此刻,这些陆军战友们有力的大手在支撑着、牵引着我,行将崩溃的我似乎一下子身轻如燕起来。此时此刻,如果我真的失去了双腿,仍然能被这股钢铁般的洪流裹挟着前进。

好兄弟啊,谢谢你们。没有你们,我将丑陋无比。我的眼眶有些湿润。

脚上的血泡还疼吗?我不想说,连想都不好意思想了。真的,此时此刻,你鲁天明还有脸想这个吗?跟上!

后来,我一直极力地回忆着这段此后再也没有经历过的“奔袭”,想回味一下当时的我,一个身子还没有完全长成的少年,究竟是怎样跟着大部队走了上百里地,又连续一口气狂奔了这40公里的路程来的。可是,我怎么也回忆不起当时的细节,似乎那会儿就已经没有了思维,整个大脑里一片空白——我完全走蒙了。我只记得当时一路上,我心急如焚,始终望眼欲穿地搜寻着前方的夜空,祈盼着能早点儿看见拂晓前天边的那一线救命的光亮——黄河水。

当东方泛出鱼肚白时,部队拐下公路,走在了沙滩上,一阵清凉的风扑面而来。“到了!”前方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

大部队终于减慢了行军速度,然后,停了下来。

我松开了王连理的背包带,摸着沙丘,一屁股瘫坐在地上。陈志也挨着我,坐了下来。我望着他,他望着我,俩人拼命地喘着气,谁都不想多说一句话来。

03

各班散开时天色已明。一轮鲜红的太阳从地平线下方慢慢地爬了上来,刚露出了个笑脸,就停留在地平线上一动也不动了,仿佛停在那里好奇这荒漠的河滩上从何而来如此多的陌生军人。

环顾四周,让人心凉——除了靠近水边生长着一些高大的苇草,岸边的沙土丘上覆盖着一些酸枣刺丛外,广袤的河滩上竟然渺无人烟。这,就是古城滩?

远处,那黄河在阳光的映照下宛如一条金色的带子,静静地飘在这荒凉的原野上。

炊烟弥漫,部队纷纷埋锅造饭。

团部的马车送来了铁锹、镐头。

各班按照指定的位置开始挖沙坑。遵照连里的布置,各班要挖出五六米长、两米宽、一米多深的长方形土坑,土坑的两头要修出台阶,在土坑边沿的土丘上要插上一些小树棍。然后,用背包带系在小树棍上,交叉着拉成网,再将全班人的雨衣收集起来,铺盖在上面,当“房顶”。

这就是我们在黄河滩上的“营房”?这能为我们遮挡六月的骄阳和天上的雨水吗?这能舔舐掉千里征程给这些年轻的肉体所带来的疲劳和苦痛吗?我困惑着。

很快,沙坑就挖好了;很快,炊事班的饭也做好了,并且,弟兄们三下五除二很快就吃完了;更是很快,各班的人纷纷消失在土坑里——没有人顾得上清洗满身的污泥浊汗,枪械往边上一靠,连衣服都不脱,倒地便睡,迅速进入梦乡。转眼间,寂寥的沙丘上,鼾声一片。

太阳悄悄地从黄河边爬上了半空,怜悯地望着这些正在熟睡中的脏兮兮的汉子们。除了鼾声外,整个河滩上一片宁静。

六月天说变就变。晌午,一阵狂风,乌云借着风势很快就爬上了天空,太阳在大块黑云和满眼黄沙的裹挟下顿时失去了踪影。一时间,电闪雷鸣,沙尘飞扬……好梦不长,用背包带拉扯起来的“屋顶”被强风掀开,流沙呼呼地灌进了土坑,一个个沙丘上挖出来的“营房”,顷刻玩完。

好在没落下几滴雨水,肆虐的雷阵雨很快就过去了。

“起来!起来!快出来!快!廖云峰!廖云峰!王连理!王连理!都醒醒……”连长拿着一根树枝,急促地敲打着我们班被沙子掩埋的“屋顶”,呼喊睡着在满是沙土的雨布下仍然打鼾的我们。

连长的呼喊声惊醒了我们。睁开眼睛一看,我的妈呀,沙土流淌到我们的身上,几乎覆盖住了我们,连平日睡觉非常警醒的廖班长都没有察觉;“老教导”王连理被流沙掩埋得只露出半个脑袋,照样鼾声震天。

幸亏黄沙被倒伏在我们身上的雨布隔开,才没把我们给吞噬了——那个场景有点儿像被活埋。

大伙慌忙挣起身,蹿出沙坑,拍打着满头满脸的灰土,怵怵地吐着口中的沙子。

连队干部们逐一把各班从沙坑中轰了出来。



“呸，”张连长吐着嘴里的沙，用军帽拍打着身子对指导员说，“我说老杨，地窝子要想法子弄扎实一些晒，要不然风沙一来还不是把人给埋了晒。”

团部给连里发来了一些毛竹，团里还来人指导，用粗大的毛竹在土坑上方架起了坡屋顶。这个方法还不错，不仅让“房顶”强固了不少，坑内的空间也高出了许多。团卫生队的人还来到连里，在他们的指导下，各排还在远一些的土丘边挖了一些尿尿坑。

忙活了大半天，沙坑营房的建设总算告一段落了。太阳落山了，连里取消了点名，弟兄们还是不愿意到河边去洗一洗，急猴猴地钻进营房，倒头进入梦乡……天哪，这一觉睡得真长啊，整整睡了一整夜，又接着睡了一个大白天，一直睡到了第二天的黄昏。

当我们从睡梦中醒来，睁开了眼睛一瞧，一轮红日正在黄河湾的水面上停留着，迟迟不愿意落下，似乎在等待着我们……

我们带着脸盆和毛巾来到了黄河边，走下了河堤。现在，是我们这些历经千里跋涉满身污垢的汉子们洗一洗身子的愉快时光了。

“主河道不准下哦，各班散开。”连长吆喝道。

黄河静静地蜿蜒在夕阳的霞晖中。对岸的村庄里，轻轻地泛出袅袅的炊烟……

今年的汛期还没到。虽然浑浊的河水急速地向东奔流着，但河水的两边还是留下了覆盖着厚厚沙滩的、宽阔而干涸的河床——这就是黄河。

“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记得上初中时，教我们地理课的钱老师曾用诗朗诵般的语调这样告诉我们。

我思念着家乡的学校……钱老师还在给同学们讲解着天下的名山大川吗？还有教我们生物课的孙老师、教我们语文课的程老师……还有因为制止我和同学打架被我挥动的钢笔戳伤了手的教数学的秦老师……

老师们，你们都好吗？我很想念你们。我想告诉你们，那时候，不听你们的话、惹你们生气的我已经知道自己错了。而且，在部队首长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已经跟着“硬骨头六连”所在的英雄部队用自己的双脚走完了整整一千里路呢。钱老师，我现在正站在你说的“母亲河”边，真真切切地站在了黄河的沙滩上。

感慨一番后，我和陈志还有一些老战士一起来到河滩上的一处水洼旁，脱光了身上的衣服。

我首先低下头，仔细地审视着裆下那个小家伙周围的变化……那是一小片

青青的绒毛。虽然,我总是着急,嫌这些绒毛生长的速度太缓慢,远谈不上繁荣和茂盛,但毕竟生长出来了,给我带来一些小小的宽慰。

入伍后,每一次到澡堂当着大伙儿的面脱光衣服时,我总是有些犹豫和踌躇,总是有些不安,有点儿心病。

这心病,是一年前走进军营的头一天给落下的。

04

红色的帽徽红领章,
红色的战士红思想,
全军上下一片红哦,
颗颗红心啊忠于党。

.....

记得这首歌吗?记得去年入伍走进军营的情景吗?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当我们这些穿着各式百姓服装的懵懵懂懂的年轻人,在空军接兵干部的带领下走出了长春火车站,坐上敞篷汽车,沿着一条名叫斯大林大街的特别宽畅的马路,径直向南,来到这条大街的南端,来到了我们跨进人民军队的地方——空军第一飞行预备学校的大门口时,立马就被这首雷鸣般的歌声给震蒙了——这歌声是那样的雄壮、那样的嘹亮、那样的直白、那样的干脆!这是军歌——男子汉唱的歌!这样唱才好听!

夹道欢迎的队伍中,其他省份比我们早来几天的身穿新军装的新学员们和一些身穿旧军装的老学员们,人人缀着鲜红的帽徽和领章,排着整齐的队伍,精神抖擞,齐声高唱着这首歌。阳光下,鲜艳的红旗迎风招展……嗨!真是“全军上下一片红”啊!

在喧天的锣鼓声、口号声和这首“红歌”声中,我既兴奋又羞涩,左顾右盼地跟着大伙儿通过夹道欢迎的队伍。面对着这些军人,我有些不安:除了自己身上还穿着中学生的短裤、汗衫以及被旅途弄得脏兮兮的样子之外,稚嫩的皮肤上此时还长满了密密麻麻、奇痒无比的痱子——这是我那炎热的家乡每年夏天所带给我的惩罚。长痱子,往往是男孩们不会料理自己、不讲究清洁卫生的后果,但在旁人看来就是没有长大成人的标志——这让我在这些威武的人群中感觉非常不好意思。



第一章